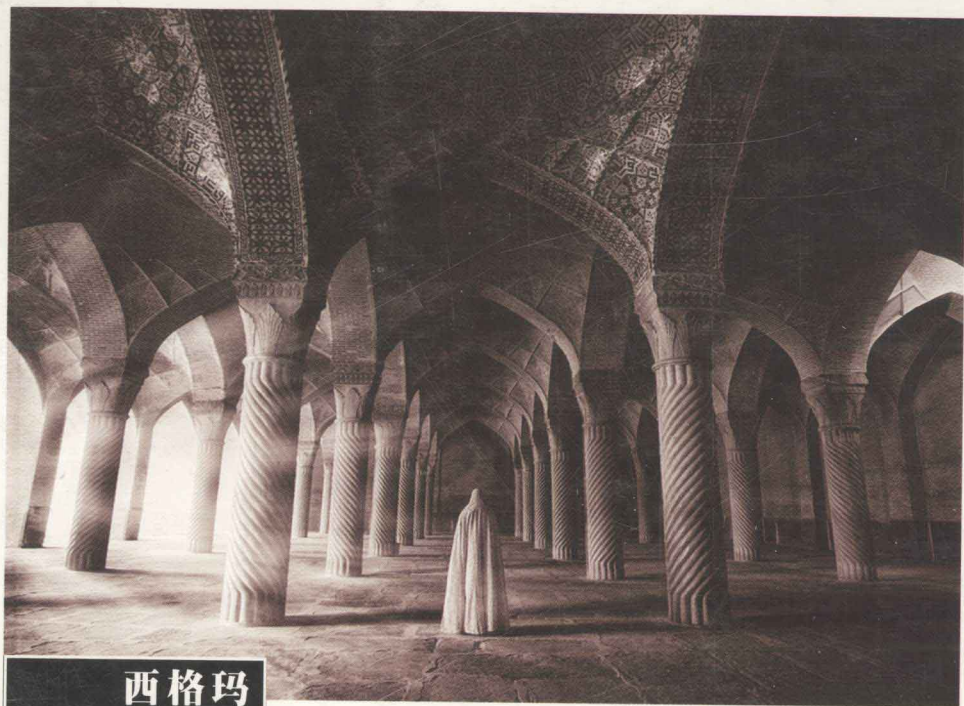




Σ

西格玛
中队／

去追寻真理，每时每刻，以每种方式……

01

梵蒂冈圣骨案

MAP OF BONES

【美】詹姆斯·罗林斯（James Rollins）著 李欣 译

梵蒂冈圣骨案

【美】詹姆斯·罗林斯（James Rollins）著 李欣 译

MAP OF BONES

Copyright © James Rollins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5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梵蒂冈圣骨案 / (美) 罗林斯 (Rollins, J.) 著; 李欣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2

(西格玛中队)

书名原文: Map of Bones

ISBN 978-7-229-07177-6

I. ①梵… II. ①罗…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7576号

西格玛中队: 梵蒂冈圣骨案

XIGEMAZHONGDUI FANDIGANGSHENGGUAN

[美] 詹姆斯·罗林斯 著

李欣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李杰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高帆 刘菲 许珍珍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80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34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是一本小说。尽管书中所述艺术品、历史资料
和科学均属实，但其人物、事件和对话皆来源于作者的想
象，不必信以为真。与真人——健在或去世——或真事有任
何相似之处，纯属偶然。

在巴巴罗萨皇帝洗劫米兰城之后，圣骨归科隆大主教雷纳德·冯·戴索尔所有。由于他的帮助以及在任期内对现任皇帝的竭诚服务，此宝物才被赠予了这位德国大主教。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一件珍宝——未经任何争抢——离开意大利。

——《神圣罗马帝国史》

◆作者的话

谢谢你们跟我跋涉了那么久。首先，我想利用最后的机会把事实和虚构分别开来，我也希望能够促使读者去调查研究。下面我会列出一些书籍提供帮助。

我们从序幕开始吧。“三博士”遗骨确实保存在科隆大教堂的金棺里，而且那辆把尸骨从米兰运到科隆的大篷车也确实在12世纪遇到了埋伏。

接着看第一章，超黑漆真的是由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一种化合物。八号球是真的在迪特里克堡存在的建筑（很抱歉，我把它毁了）。更有趣的是，那些液体防护衣也是真的，是由美国陆军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我不想写出小说其余部分中的具体细节。我只是利用以上的例子来证明，那些看似疯狂的东西其实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如果你对更多的细节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的网站www.jamesrollins.com。

龙庭也是在欧洲真正存在过的组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它是一个正式的慈善团体，成员多为贵族，影响大小不一。小说里的血腥描写是我的想象，但我要声明的是，我丝毫也不想诋毁任何龙庭成员。

说到小说的核心部分，里面有几章讨论了M态金属和他们探寻历史长旅背后的真相。幸运的是，这几章是根据大量从古埃及到现代社会的细节而写，其中还包括了迈斯纳场、超导性和磁性等奇特作用。

我鼓励任何对此稍感兴趣的人都去看看劳伦斯·加德纳写的《消失

的约柜的秘密》，它是我写作本书的私人《圣经》。

说到《圣经》，如果你了解早期天主教会中圣徒约翰和多马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有两本关于这个话题的小说已经问世。国家图书奖的得主伊莱恩·佩吉里斯写的《信仰之外：多马的秘密福音》和《诺斯替福音》。

如果对有关“三博士”的更多细节和一个今天很有可能存在的兄弟会感兴趣，我推荐阿德里安·吉尔伯特写的《三博士：对秘密传统的追寻》。

还有一本书也值得一看：那就是罗伯特·J.哈奇森写的《在罗马时，梵蒂冈城的生命之旅》。我本人很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为我描写梵蒂冈和它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重要而且有趣的资源。

最后，我希望我的小说既能博大家一笑，又能为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追根溯源，我将引用诺斯替传统中的一句古老谚语来结束这场关于事实与虚构的讨论：“……去追寻真理……每时每刻，以每种方式……”让我再引用《马太福音》7-7中的一句话：

“寻找，就寻见。”

楔子

1162年3月

大主教的人马逃至下游峡谷的背阴处，在他们身后，战马嘶鸣，箭弩齐飞。人们呼喊，尖叫，咆哮，声音回荡在冬日的关口上方，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清脆。

然而，此刻不是在做礼拜。

后方必须坚守。

弗莱尔·约阿西姆紧握缰绳，胯下的战马挺身跑下斜坡。满负重荷的四轮马车已经安全到达了谷底，然而，只有再跑出一里格¹远才称得上安全逃亡。

只要他们能够到达那个地方……

约阿西姆双手紧握缰绳，尽管坐骑已经脚步踉跄，他还是策马奔至谷底。他穿过一条结冰的小溪，霎时水花飞溅，随后他冒着危险朝身后瞥了一眼。

尽管春天已经招手，严冬仍然笼罩着高空。在落日的余晖中，山峰闪闪发光。山上的积雪也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一团浓雾像一面旗子般从陡峭的峰顶翻腾而下。尽管如此，在这个背阴处的山谷里，融化的雪水已经将这片林地变成了泥泞的沼泽。战马艰难地挪动脚步，每走一步，都有摔个粉身碎骨的危险。前面，四轮马车车轴以下的部分都陷进了泥里。

1 旧时长度单位，约3英里或4.8公里。——译注

约阿西姆催马赶上马车旁的士兵。

另外一支人马也在前面绊住了脚步。士兵们从后面推着马车，他们必须尽快翻过下一个山梁到达小路。

“喂儿——驾！”车夫挥舞着鞭子大声吆喝。

头马仰起脖子，紧接着奋力拉扯马轭。马车纹丝未动。链条紧绷着，马噗噗地喘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白雾。人们用最恶劣的脏话咒骂这该死的一切。

慢慢地，非常缓慢地，随着一声头马前胸拉伤的轻响，马车摆脱了泥潭，它终于又能行动了。每次耽搁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死亡的号角仍然吹响在他们身后的关口。

后方还需要坚守些时候。

马车继续上山。敞露的车板上放着三口大石棺，它们不断下滑，用来固定石棺的绳索紧绷着。

如果任何一口石棺损坏……

弗莱尔·约阿西姆赶到深陷的马车旁。

他的兄弟弗朗兹催马凑上前来，说：“据侦察，前面的道路畅通无阻。”

“圣骨不能被带回罗马。我们必须赶到德国边境。”

弗朗兹点头表示领会。真正的教皇被流放到了法国，而假教皇却居住在罗马，如此一来，圣骨再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就不安全了。

现在，马车跑得更轻快了些，马蹄踩下去也更加坚实。然而即便如此，它的速度还是没有人走得快。约阿西姆呆呆地坐在马背上，继续眺望远处的山梁。

身后激烈的厮打声已经变成了微弱的呻吟和呜咽，声音回荡在山谷里，令人毛骨悚然。刀剑碰撞的声音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意味着后方已经失陷了。

约阿西姆搜索着远方，但是浓重的阴影遮盖了天空，黑松的影子完全挡住了视线。

这时，约阿西姆捕捉到了一抹银色。

一个修长的身影出现了，斑驳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披挂的铠甲闪闪发光。

约阿西姆无须看到这个人护胸上绘制的红色龙印，也能辨识出这位耶稣会教长的助手。这个异教撒拉逊人已经给自己起了一个基督教名费拉巴斯，这是查理曼大帝手下一名武士的名字。他身材高大，比别人高一头，是个真正的巨人。比起其他任何人，他的手上都沾了更多基督教徒的鲜血。不过，去年这个撒拉逊人受洗了，现在效力于枢机主教屋大维，这位耶稣会教长也就是维克多四世¹。

费拉巴斯静静地站在阳光下，没有追赶的意图。

撒拉逊人知道他来得太晚了。

马车终于爬上山梁，抵达上面的小路。小路布满了车辙，十分干燥。现在他们可以快马加鞭全速前进了。从此处到达德国的领地只有一里格远了。撒拉逊人的伏击失败了。

撒拉逊人的动作引起了约阿西姆的警觉。

费拉巴斯从肩膀上取下一张弯弓，弓非常大，如松树的阴影般乌黑。他慢慢把箭搭在弦上，然后身体后倾，伸展猿臂将弓拉满。

约阿西姆眉头紧蹙。仅凭一支镶着羽毛的短箭，他又怎能指望什么呢？

弓松开了，箭飞了出去，呈一条弧线掠过峡谷，有那么一会儿，好像消失在了山梁上空的阳光中。约阿西姆紧张地在天空中搜寻着。这时，那支飞箭就像一只俯冲的猎鹰般悄无声息，突然出现在马车上空，射中棺材的正中心。

简直无法想象，随着一声雷鸣般的巨响，石棺的盖子啪地裂开了。棺材裂开的同时，绳索也随之崩断。现在，没有了绳索的束缚，三口石棺无一例外地滑向毫无遮拦的车尾。

人们跑上前试图阻止石棺落到地上，幸运的是，他们及时赶到了，马车停了下来。然而，仍然有一口棺材下滑得太厉害。它不断向下倾斜，最后压在一名士兵的身上，碾碎了他的骨盆和一条腿。那个可怜人

1 与亚历山大三世对立的教皇。——译注

凄厉的惨叫声响彻长空。

弗朗兹急忙从马鞍上跳下来，赶上前去。他加入到士兵中间，试图把石棺从受伤的士兵身上抬起来……更重要的是抬回到马车上。

石棺抬起来了，压在下面的士兵被拖走了，可是石棺太重了，他们无法把它抬到马车上。

“绳子！”弗朗兹高喊着，“我们需要绳子！”

抬棺材的一名士兵跌倒了，石棺再次落下来，倒向一侧，石头盖子也被摔开了。

马蹄声从他们身后传来，就在这条小路上，而且越来越近。约阿西姆转身看去，证实了自己刚才的猜想。一群战马飞速向他们冲来，马身上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芒。尽管距这里还有四分之一里格远，但仍可以清晰辨认出马上所有的骑手都穿着黑色战袍。更多撒拉逊人的人马，这是第二队伏兵。

约阿西姆一动不动地坐在马上。无路可逃了。

弗朗兹惊讶地屏住了呼吸——不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而是由于裂开的石棺里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石棺里面空无一物。

“是空的！”这个年轻的修道士惊呼，“石棺是空的。”

弗朗兹震惊地跌倒在地。他连忙爬上马车，定睛观看被撒拉逊人的弓箭损坏的石棺。

“又是什么都没有，”弗朗兹说，然后一下子跪倒在地，“圣骨呢？这是怎么了？”年轻的修道士凝视着约阿西姆的眼睛，却没有在那里看到一丝吃惊的神情。“你早已知道这一切。”

约阿西姆回头凝望飞奔而来的伏兵。他们这队人马只是一个诱饵，一个把耶稣会教长的人马引过来的策略。真正护送圣骨的使徒已经提前一天动身了，他们装扮成一支骡队，用破烂的衣物把真正的圣骨包裹起来，然后藏在干草堆里。

约阿西姆转过身来，视线越过峡谷注视着费拉巴斯。这个撒拉逊人今天或许会杀掉自己，但耶稣会教长却永远也不会得到圣骨。

永远也不会。

现代

7月22日 晚上11:46

德国 科隆

子夜将近，贾森把他的iPod递给曼蒂：“听，老天发威乐队的新单曲，即便在美国也还未发行呢。多酷啊，嗯？”

曼蒂没有像贾森期望的那样反应热烈，她耸耸肩，没有说什么，但还是接过了递过来的耳机。她向后拢了拢黑色长发上染成粉红色的发梢儿，然后把耳机塞到耳朵里。这个动作使她的夹克衫敞开得太大，露出紧绷在黑色T恤衫里的苹果型乳房。

贾森凝视着。

“我什么也听不到。”曼蒂疲倦地叹了一口气，扬起眉毛朝他说。

噢。贾森把注意力转回到iPod上，按下“播放”键。

他向后枕在交叉的双手上。两个人坐在一块稀疏的草地上，这块草地位于一个开放的步行广场——科隆广场的边缘。广场中心竖着一座雄伟庄严的哥特式教堂——科隆大教堂。教堂坐落在教堂山上，站在那里，可以将整个城市的风光尽收眼底。

贾森向上凝望着教堂的双子尖塔，塔身装饰着栩栩如生的石像和大理石浮雕，从宗教人物到难以辨认的神秘事物，应有尽有。此刻，在这样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它透露出一种恐怖感，仿佛远古的某种事物从地下深处钻了出来，或者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闯入了这里。

贾森一边听着iPod里播放的音乐，一边观察曼蒂。他们两个都是波士顿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到德国和奥地利背包旅行。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个朋友，布伦达和卡尔，但比起参加今晚的子夜弥撒，那两个人对当地的酒吧更感兴趣。但罗马天主教却激起了曼蒂的兴趣。在大教堂举行的子夜弥撒很有限，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节日里有，而且每一次科隆大主教本人都要参加，就像今晚的“三博士节”。曼蒂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尽管贾森信奉的是新教，他还是同意和她一起来参加子夜弥撒。

他们等待着子夜的降临。曼蒂的脑袋随着音乐晃动，贾森喜欢她的刘海儿前后飘动的样子，喜欢她聚精会神听音乐时下嘴唇噘起来的样子。突然，他感觉到什么东西碰到了自己的手，原来是曼蒂抬起了胳膊。但是，她的两眼仍然停留在大教堂上。

贾森屏住了呼吸。

在过去的十天里，他们两个人都发现，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碰撞在一起。在这次旅行之前，他们只不过是点头之交。曼蒂是布伦达自高中以来最要好的朋友，而卡尔是贾森的室友。他们各自的朋友最近成了情侣，这对刚坠入情网的恋人不想单独旅行，以防刚刚萌芽的爱情在旅行中夭折。

事实上没有。

因此通常情况下，只剩下贾森和曼蒂两个人观光。

贾森倒是不介意。他一直在大学学习艺术史，曼蒂的专业是欧洲研究。在这里，他们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一起分享发现的惊奇与乐趣，彼此发现对方是容易相处的旅伴。

贾森将自己的视线从她的手上移开，但一根手指却朝她更靠近了一些。夜色是否变得明亮了些了呢？

不幸的是歌曲很快就结束了，曼蒂稍稍坐直一些，手缩回来，摘下耳机。

“我们应该进去了。”她低声说，头转向排队的人群，他们正陆续穿过教堂敞开的大门。她站起来，扣上夹克衫的纽扣。那是一件样式保守的黑色外套，里面的T恤衫却十分大胆。

贾森也行动起来。这时曼蒂抚平长至脚踝的裙子，把粉红色的发梢儿梳至耳后。眨眼之间，她由一个略带些朋克味道的大学生变成了一名沉静的神学院女学生。

对她这个突然的转换，贾森感到目瞪口呆。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黑色牛仔裤和浅色夹克衫，他突然觉得这身着装对于参加一个宗教仪式

不太庄重。

“你看上去不错。”曼蒂说，好像看出了他的担心。

“谢谢。”他咕哝道。

他们收拾好东西，把空可乐瓶子丢进附近的垃圾桶里，然后穿过铺着地砖的科隆广场。

“晚上好，”一名穿黑色僧衣的执事在门口问候他们，“欢迎光临。”

“谢谢。”他们走上台阶时曼蒂低声道谢。

前面，烛光从教堂敞开的门口倾泻出来，石头台阶在烛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更增添了一种古老而厚重的感觉。今天早些时候他们参观这座大教堂时，贾森了解到，铺垫它的基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历经了如此漫长的岁月，若想轻易读懂它的沧桑实在是太难了。

沐浴在烛光中，贾森来到了刻有花纹的大门前，跟随曼蒂走进前面的大厅。她从一个水盆里掬起一捧圣水，轻轻擦拭，然后画了一个十字。贾森突然感觉很尴尬，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信仰。他是一个闯入者，一个入侵他人领地的人。他害怕出错，令自己尴尬，同时也会殃及曼蒂。

“跟着我，”曼蒂说，“我想找个好座位，但最好不要太近。”

贾森跟在她后面。当他踏进这个教堂时，敬畏很快就战胜了不安。尽管他已经在里面参观过，并且深入了解了这座建筑物的历史和艺术，但还是再次被它的威严震撼了。在他眼前是长达四百英尺的教堂正殿，一个三百英尺长的交叉翼道将其一分为二，两者连同中央的圣坛形成一个十字。

然而，吸引他注意力的不是教堂惊人的长度和宽度，而是它不可思议的高度。极目向上再向上，一道道尖角的拱门、一根根粗长的圆柱和一片开阔的屋顶引领着他的视线。一千支蜡烛升起缕缕轻烟，盘旋着升向天国。烛光照耀着墙壁，散发着阵阵芬芳。

曼蒂带着他走向圣坛。前面，圣坛两侧的交叉通道区被绳子围了起来，但正殿还有大量空着的座位。

“这儿怎么样？”她站在过道的中间说，半是感谢半是害羞地朝他

浅笑。

他点点头，被她淳朴的美丽容颜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她就像穿着黑色衣服的圣母玛利亚。

曼蒂牵着他的手，把他拉到长凳的末端，靠墙坐下。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很高兴能找到这个相对安静的角落。

曼蒂仍然拉着他的手，他感觉到了她手掌的热度。

毫无疑问，这个夜晚是明亮的。

教堂的钟声终于响起了，唱诗班开始歌唱：弥撒开始了。贾森照着曼蒂的样子：起立，屈膝下跪，加入到一场华丽的宗教芭蕾舞剧中。他一样都做不来，却发现自己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迷失在盛大的场面里：穿着长袍的神甫挥舞着从香炉里飘散出来的烟雾；大主教戴着高高的法冠，穿着镶金的法衣；伴随着他的到来，圣歌也奏响了，唱诗班和教徒也高声歌唱；节日的蜡烛点亮了教堂。

所有的艺术品都成为了仪式的一分子。一尊叫做“米兰的圣母玛利亚”的木像，雕刻的是玛利亚和儿时的耶稣，绽放着古老而柔和的光彩。在这条路的对面，有一尊圣克里斯多夫的大理石雕像，一个年幼的孩子躺在他的臂弯里，幸福地微笑着。再远眺教堂里的大窗户，都镶嵌着巴伐利亚式的彩色玻璃，尽管在夜色中已经黯淡下来，但在烛光的映射下，仍然是美轮美奂，原本极其普通的玻璃散发着宝石般的光芒。

然而，没有哪一件艺术品可以比那副金棺更引人入胜。它位于圣坛的后面，锁在由玻璃和金属制成的防护罩里。圣骨盒只有普通箱子那样大小，外形是一座微缩教堂，但它却是这个大教堂的镇堂之宝，是修建这座大型教堂的初衷，是信仰和艺术的聚焦点。它被用来守护教堂里最神圣的圣骨。圣骨盒由纯金打造，在这座大教堂破土动工之前就已经铸造好了。石棺由13世纪的凡尔登的尼古拉斯设计，被认为是现存最完美的中世纪金器。

贾森继续他的研究时，钟声再次响起，教徒们开始祈祷，弥撒逐渐接近尾声了。最后，终于到了圣餐时间，即分发圣饼。教徒们缓缓地离开长凳，列队走过通道，去领取耶稣基督身体与血的圣餐。

轮到曼蒂时，她将手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起身跟随坐在同一条长凳上的其他人离开。“我很快就会回来。”她低声说。

贾森看着自己身边空荡荡的长凳，队伍继续朝圣坛缓慢移动。他伸了伸腿，焦急地等待曼蒂回来。利用这个空当儿，他开始研究忏悔室一侧的雕像。现在，他站了起来，后悔刚才喝的第三罐可乐。他向后瞥了一眼教堂的门廊，看到正殿外面有个公共休息室。

贾森朝那儿看了很久，从而第一个发现一队僧侣正从后面进入教堂。他们列队穿过后门，尽管穿着曳地的黑色长袍，裹着头巾，腰间束带，贾森还是立刻觉察到他们有些古怪，并为此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像军队的士兵一样精确而敏捷地滑到阴影里。

这是庆典的最后环节吗？

他扫视了一下教堂四周，在其他的门口发现了更多披着斗篷的身影，甚至圣坛旁边被绳子圈起来的交叉通道那边也有。他们一直虔诚地低着头，但更像站在那里守卫。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他搜寻着曼蒂的身影。她正在圣坛附近领取圣餐，在她身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徒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贾森几乎能从她的口型读出这句话。

阿门，他这样回答自己刚才的疑问。

圣餐结束了。最后一批教徒，包括曼蒂，返回他们的座位。贾森挥手示意她坐在长凳上，然后挨着她坐下。

“那些僧侣是做什么的？”他身体前倾向她询问道。

她已经低头跪在地上，对他唯一的回答就是一片嘘声。他只好坐回来。大多数教徒也是低头跪在地上，只有少数像贾森这样没有领取圣餐的人仍然坐在那里。前面，神甫已经整理完毕，而年老的大主教却坐在刻有浮雕的高台上，下巴贴在前胸上，已是昏昏欲睡了。

弥撒的神秘和壮观已经在他心里消失殆尽。或许只是由于膀胱的压力，总之此刻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他甚至碰了碰曼蒂的肘部，准备催促她离开。